

数学竞赛优胜者 的故事



辽宁人民出版社

数学竞赛优胜者的故事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沈阳

数学竞赛优胜者的故事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3

字数：65,000 印数：1—88,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274 定价：0.19元

编者的话

本书是编给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看的。

书中收了九篇文章，介绍了十一位我省一九七八年中学数学竞赛优胜者的事迹。这些文章不是对他们德、智、体发展做全面介绍，而是着重讲了他们是怎样学习的。他们的天资条件、学习环境虽有所差异，但为祖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勤奋学习则是共同的，后者也是他们取得优异学习成绩的主要原因。读者读后，会从中受到启发。

这里介绍的仅是我省中学数学竞赛优胜者的一部分。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够，还有一些成绩比较突出的优胜者的事迹未采写进来。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缺点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编者

1978年12月

目 录

在逆风恶浪中·····	(1)
优胜者的历程·····	(10)
勤奋之歌·····	(25)
主动地接受教育·····	(35)
主力队员与学习标兵·····	(47)
“罗氏定理”·····	(57)
学习贵在自觉·····	(69)
小钻头·····	(78)
有志者事竟成·····	(86)

在逆风恶浪中

风平浪静行船，行船者只要付出一定的力量，就会把船向前推进，驶向彼岸。逆风恶浪中行船，情况则截然不同，行船人得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并要付出巨大的力量，才能抵住逆风恶浪的冲击，把船推向前进。这就难怪很久以来，人们就歌颂敢于在逆风恶浪中行船的人。下面介绍的一九七八年省中学数学竞赛优胜者赵吉良、王华寅、刘振江，他们就是在求知的航程中顶逆风恶浪向前驶船的三员小将。

交白卷拿啥建设社会主义

赵吉良是本溪水泥厂子弟中学的学生。他努力上进，刻苦学习，遵守纪律。可是，在“四人帮”兴风作浪时，因为他学习好，反而成了受欺侮受批判的对象。“五分加绵羊”、“修苗子”、“小老鼠”等绰号，接踵而来地加在他的头上。一次放学后，他眼里噙着泪水，鼻下带有血迹回到家里。妈妈问他怎么啦，他不说话，只是低着头，被撕碎的书本。后来，在他妈妈的再三追问下，他才不得不给妈妈讲了自己不幸的遭遇。原来，赵吉良的所在班级里，有一个由于受“四人帮”毒害，全校闻名的打架大王，他经常欺侮赵吉良。班级里轮到他扫地时，他让赵吉良替他扫。考试时，他不答卷，不是让赵吉良替他答，就是抢过赵吉良的试卷，改个名交上去。只要赵吉良稍不满意，他开口就骂。前几天，老师布置了几道数学题，让大家做。赵吉良认为题目比较简

单，没有给他做，只是告诉他每道题应该如何做。他很生气，根本不屑一听。放学后，他便在赵吉良的书桌里拉了一腚屎。班主任老师虽然主持公道，但也不大敢惹他。

后来，学校组织学生讨论那个“白卷英雄”的所谓反潮流精神，赵吉良觉得不对味，在小组会说了一句：“交白卷可以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再交白卷，可用什么本领为人民服务！”于是，就遭到了班里少数人的围攻。从那以后，赵吉良的头上，又多了“复辟崽子”、“读书做官迷”两顶帽子。

班主任李老师见赵吉良学习刻苦、遵守纪律、热爱劳动，便计划发展他做一名红卫兵。消息一传出，班级里的少数学生，便纷纷跑来质问李老师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为什么要发展只专不红的人。临放学时，突然来了一帮子人，其中也有那个打架大王。他们上前捂住了赵吉良的双眼，抢过他的书包，撕碎了他的书和笔记本，并且下了最后通牒：“你牛什么？考试时吃独食，不给我们做题。学习好，顶个屁，从明天起，不准你来上学。”说完他们蜂拥而上，把赵吉良鼻子打出了血，才扬长而去。赵吉良用几张破碎的纸片，揩了一下鼻下的血，一片一片地拣起那撕得粉碎的书，装进书兜，沉痛地回到家里。妈妈听了这一连串的事，不由得掉下了泪。但有什么法子呢，只好安慰他说：“不要怕，他们总有一天会觉得自己是做错了的。你呢，还要认真学好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本领啊！”赵吉良也说：“这不怨他们，只怨那些不让我们学好文化，鼓动同学打架闹事的人。”但谁是这样的人呢，他那时还不知道。

赵吉良虽然受到这样的歧视、欺侮、打击，但是，丝毫没有动摇学好文化的决心。一九七四年，所谓的“反回潮”开始了。学校的秩序越来越乱，教学质量也越来越低，教材

越删越少，后来学校干脆停开了数学课。可是，赵吉良却没有中断数学的学习，而是整日生活在数学的海洋里。白天，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校被所谓的“开门办学”的狂风吹得不能上课，他就用个小本子每天抄下几个定理、几道难题，随时从兜里掏出来看一看，心里默默地记忆、默默地解题。一次，在听所谓的“评法批儒”报告时，他看了一下小本，结果被个别人发现，把他劈头盖脸地批评了一顿。于是他又不改变方式，干脆改为学习不用书本和笔记本。清晨，他早早起来，读了一章数学，白天就凭自己的记忆，思索这章数学的内容和难题，直到把它弄懂、弄通。

白天学习是很艰难的，晚上却是他学习数学的大好时机。他把爸爸和哥哥、姐姐学过的中学教材都搜集起来，一口一口地啃着那甘美的数学之果。有时他能大口地吃它一口，有时却是使尽了浑身的力量，只能啃下一粒小渣。纵然是一粒小渣，却甜美适口，吸引他更加吃力地啃下去。又是一个夜晚，他照例地铺开演算纸，开始解他白天没有解出来的难题，一直解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才由于极度困乏睡了过去。第二天，他骑着自行车上街买菜，一边骑，一边琢磨着数学题，突然他想到了一种解题方法，于是，赶忙下了车，跑进一所邮局，利用一个供顾客写信用的长条桌子解了起来。解出来后，他兴奋地跑回家去，立即把答案抄在作业本上。这时，他才在别人的提醒下，知道自己没有买菜，连自行车还放在邮局的外边呢。

“四人帮”被粉碎了，学校举行了一次数学闭卷考试。赵吉良只用了四分之一的考试时间，就答好了题，获得了一百分的优异成绩，成为全校敢顶逆风恶浪、学好数学课的标兵。

胸怀现代化，再冷也不怕

全国部分省市中学数学竞赛三等奖获得者王华寅是阜新市十三中学生。

一九七五年冬的一天，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阜新市十三中，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上课是很艰难的。就拿王华寅所在班的教室来说，窗户缺扇了，玻璃碎片了，炉子没盖了，寒风卷着青雪猛扑进来，在教室里打旋儿。

这天，数学教师侯占武第一次来到这个冰冷的教室里授课。全班六十人，来了不到三十。冻得这个“嘘哈、嘘哈”直搓手，那个“扑咚、扑咚”直跺脚。就连侯老师也不得不写上几个字就停一停，搓搓手。这样，尽管老师怎样耐心地讲，不少同学还是坐不住、听不进，教室里嗡嗡地乱成一团。就在这嘈杂混乱声中，侯老师发现坐在后排的王华寅，悄悄地凑到了前边一个空位子坐下。他挺着胸，伸着脖，眼里射出强烈的求知光芒，认真地听着老师讲课。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侯老师。他不由地想到：若在过去，这样的学生，是不足为奇的；可在今天，这样的学生，是何等的可贵啊！

放学后，侯老师把王华寅留下来，跟他促膝谈心。侯老师问：“华寅，在那么冷那样嘈杂的情况下，你怎么还能认真听课呢？”

王华寅坚定地说：“这是应该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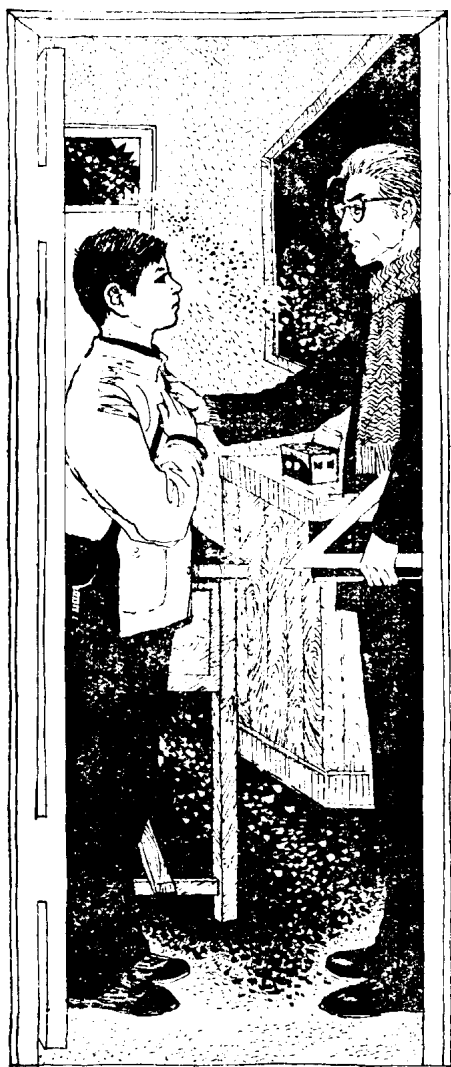
侯老师又问：“怎么是应该的呢？”

“理由很简单。我总想，学了知识，将来对国家总是有用的！”

“那，你不怕冷吗？”

“只要精神集中，再冷也坐得住、听得进！再说，你讲课是

那样认真……”



侯老师听着这滚烫的话语，心里感到非常激动和温暖。这位大学毕业的中年教师，从踏上教育工作岗位那一天，就满腔热情地把人民给他的知识，再献给人民，献给青少年一代。

可是，却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欲教不能，欲罢不忍。此时，他激动得一把拉住小华寅的手，意味深长地说：

“华寅，坚持下去，不会白学。咱国家科学技术还很落后，需要大批有志青年，从事科技工作，为祖国繁荣做出贡献！”

这话语，强烈地打动着小华寅的

心弦，它象春雨、甘露一样，滋润着这棵幼苗。

王华寅不仅战胜了“四人帮”造成的教室的寒冷，也顶住了他们在政治上加予的冰霜。小华寅的勤奋好学，在小学时，就是全校出名的。每次考试，他总是科科满分。但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学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月，竟然屡遭非难，“五分加绵羊”、“智育第一”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他当了副班长，有人威逼老师要撤掉他。甚至有人毒打他，妄图把他好学的劲“治”过来。

面对这些，小华寅感到委屈和愤慨。他问妈妈：“这年月，为什么好学的人受气，闹事的人吃香？”他问爸爸：“‘反潮流’就是学生反老师吗？”他问自己：“华寅哪，华寅，你好好学习可犯了哪条罪？……”压在心中的怒火，喷薄而出，他奋笔疾书：

仇满腔，

怒在心里恨难憋。

恨难憋，

冤仇无主

何方能解？

这火一般的诗句，如匕首，似投枪，射向制造冤仇的主凶，也就是射向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雪压青松松更翠，霜打红梅梅更红。“四人帮”制造的灾难，并没有使王华寅萎缩，没有动摇王华寅学习的意志，他的学习信心反而越来越坚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求知欲也越来越强烈。每学期发的课本，不管学校讲不讲完，他都要从头到尾把它读完。他爱好文学，从小学四年到初中二年，他先后读完《红岩》、《铁道游击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三十余部，并练习写了大量的儿歌、诗歌。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王华寅在求知的阶梯上，不怕挫折，不畏艰险，顶逆风，战恶浪，不断地攀登着，奋勇地前进着。

别听那一套，咱要好好学

刘振江是铁岭高中学生，省中学数学竞赛优胜者。他的父亲刘树德是一位老木工、老党员、老模范。老木工在旧社会很苦，从小跟着妈妈讨饭，后来当学徒、拉洋车，忍饥挨饿，挨打受骂，受尽了人间苦。他三十岁才结婚，四十岁才生个独生子，这就是刘振江。解放后，老木工一家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他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动，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他也多么希望自己的独生子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人材。他时时教育振江，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一九六八年，在毛主席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学校开课了。八岁的振江，进入银州镇第二小学读书。入学之前，爸爸再三嘱咐：“小江啊，上学就是学生了，当学生的可得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有了文化，长大好接革命班。”

小振江连连点头：“爸爸，我一定听老师话，好好学！”

上课了，五十多张天真幼稚的小脸，睁圆眼睛望着老师讲课。突然，“呼”的一声，门让人踹开了，同学们吓了一跳。讲课的女老师撵出门时，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从外边飞进教室。振江和其他一些小朋友气得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噘得高高的。当时，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下，这种低年级上课，高年级学生来捣乱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不久，振江他们班也逐渐闹起来了。一天，一位年近半百的老教师正在讲课，一个调皮的学生把书包里的麻雀放出来了，

麻雀东闯西撞满屋飞。不少同学看到麻雀，一哄而起，吱哇乱叫地扑打起来。弄得教室乱成一锅粥。振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不动，怒目而视。老师对这种放雀行为刚刚批评两句，一个角落里就连连喊起“老白毛！老白毛！”“你管不着，你还挨批判了呢！”

课，讲不下去了，老师心里非常痛楚。小振江懂事地向老师投去同情的目光。

放学了，小振江满肚子不高兴地回了家，呆呆地坐在炕沿上，低头不语。爸爸下班回来了，他心情沉重地向爸爸讲了当天班里的情况。爸爸听了直皱眉头，长叹了一口气，沉默了好一会才说：“不管班里怎么乱，咱可得听老师话，认真听课。要象尊敬父母那样尊敬老师，不尊敬老师，不会有出息！”

振江点点头。他把爸爸的教导牢牢记住，不管班里怎么乱，都聚精会神地听课。

一次，老师讲毛主席的词《卜算子·咏梅》。老师说：“‘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字面是写景，寓意却非常深刻。在那严寒的冬天，悬崖上冻结了百丈长冰，野草枯黄了，百花凋谢了，惟有腊梅，却开得鲜艳夺目，放出扑鼻的芳香。它不怕严寒，威武不屈。它象征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压力，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畏强暴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

老师的讲解，象山泉的涓涓清水，流进小振江的耳廓，灌溉着他的心田。他听着、记着，被感染着，被熏陶着。他崇敬那傲霜斗雪的腊梅，憎恶苏修叛徒集团。他决心学习梅花的高尚品格，做一朵抗寒之花。

后来，全镇十六所小学举行统考。当不少学生对解释诗句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道语文试题一筹莫展的时候，刘振江却能从容不迫地答着这道试题。评卷工作结束，振江语文得九十六分，尤其是解释毛主席诗句这道题，答得最好最完全。这关键在于不管怎么乱，他上课都能认真听讲。他象腊梅一样抗住了林彪“四人帮”的摧残。

以后，“四人帮”一伙又在教育战线上刮起阵阵妖风，抛出了什么《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什么《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等等，妄图毁坏教育，迫害干部、教师，摧残祖国的花朵。“四人帮”每掀起一个恶浪，振江的爸爸对振江都进行一番教育。一次，爸爸拿着一份当时的省报，郑重地对儿子说：“小江，你看到这个白卷张铁生的事了吧？这是胡扯！咱可不能听那一套，咱不学他。若都象他那样，拿啥建设社会主义；若都象他那样上大学，还不得亡国！”

父亲的教诲，使小振江更加增强了抗寒能力。以后，第二小学在“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聒噪声中，批“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等大字报铺天盖地。可是，刘振江不听那一套，他照样尊敬老师，照样好好学习。

爸爸几十年如一日，不旷工，不缺勤，早上班，晚下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振江学爸爸的样，不旷一节课，不欠一次作业，学习认真真，一丝不苟。爸爸把一张张“先进生产者”奖状带回家中，振江一次又一次地被评为“三好学生”。

刘振江在老师、家长的帮助下，顶住了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逆风恶浪，抗住了他们的摧残，成为学习成绩优异的少年、百花园中一朵抗寒之花。

（李继学、姜振清、吴光裕、李同昌供稿，本社摘编）

优胜者的历程

原来是个小提琴手

亲爱的读者，您可能没想到：一九七八年我省数学竞赛第一名、中国科技大学免试录取的新生、鞍山市四十中学的张平同学，还是一位小提琴手哪！

这是一年前的一天下午，在钢城的一个俱乐部里，一个长瓜脸、白面皮、浓黑眉毛、深邃眼窝的英俊少年，手操小提琴，正在演奏《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的曲子。您瞧，他那萧洒的姿影，熟练的指法，独特的风格，把人们的视线全都紧紧地“抓”住啦！您听，他那忽如鸟啭莺啼，忽似穿云裂石般的演奏，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他演奏的弓弦刚停，余音未住，人们就立时报以长时间的暴雨般的掌声！为了报答叔叔阿姨的盛情，小家伙接着又演奏了《新疆之春》、罗马尼亚民间歌曲《云雀》等名曲，也都使人赞叹不已！

这个小提琴手，就是张平同学。

拉小提琴的人，后来怎么又成为数学竞赛优胜者了？说起来，这里还有一段不那么简单的故事哩！

张平是一九七四年秋天开始学琴的。这年《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发表了，张铁生这块臭石头抛出来了，学校一下子乱了营！教室的桌椅板凳、门窗玻璃被砸了个稀巴烂！“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还怕没“烂”透，又亲自窜

到鞍山抓“典型”。这一来，鞍山的学校，可就“热闹”加“热闹”了！“哐！”“当！”张平所在的学校和班级也不例外，往往上着课，石子飞起来了，薄刀亮出来了……这样，“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安插在市教育局的那个人还嫌乱的不够劲，又搞了一个所谓“倡议”，干脆把学生轰出了学校，让他们专职“闹革命”！打这以后，学校就不怎么正经上课了……

这一来，小张平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了，学习吧，不能；不学吧，他和全家都认为“绝对不对！”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张平忽然听到了从邻居那儿传来的小提琴声，他知道这是邻居的孩子拉的，不禁心里一动：嗯，也学学这玩艺儿怎么样呢？他反复搁心里核计着，但没有说出口。这孩子言语迟，小事不核计好都不吱声，何况这在当时对他来说是件大事。

张平一共哥儿四个。爸妈都是职工。他是老疙瘩。兄弟四个的年龄，一个比一个大两岁。对这一顺水四个小伙子，如不安排妥当，两位家长心里不踏实啊！所以，当张平核计自己下步怎么办时，爸妈也在紧张地核计着让儿子们学点啥、干点啥，使他们的精力有个比较正当的用场。

两位家长核计的结果是：准备豁出去，花些钱买些工具和零件，让大儿子学习修理收音机；再花些钱买一套木匠家什，让二儿子学木工；三儿子体质弱点，让他学习拉胡胡；让老儿子学点啥呢？……正在爸妈犯掂对时，张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要学小提琴。爸妈同意了。三儿子不同意拉胡胡，也要学小提琴，也得到了批准。二儿子不愿学木匠，要学画画，爸妈也答应了。老大服从了家长的分配。于是，经过一番筹备，老张家哥儿四个、三行四摊，就热热闹闹地在

家里开始干起各自的营生了。

当时，有的人，看见这个场面，说有意思，哈哈笑；而更多的人见了则沉默，摇头，皱眉，愤然而去，说：“唉，把人逼到了什么份上！”

小张平开始学琴了，爸妈不会，教不了他，让他求教于一位姓赵的老师门下。小张平学习非常认真。他就是这么个脾气：没认准的事情，说啥不干；认准了的事儿，说啥也要钻进去！他抄了一本又一本曲谱，他牢记老师的悉心指点，连宿隔夜地练了起来。冬天，手指冻肿了，不停；夏天，热起了痱子，不断；蓝上衣胸部磨白了，磨破了，还是练、练、练。他学了两年多一点的时候，赵老师逢人便说：“张平现在的水平，考音乐学院的少年班一点问题没有！”

张平念八年级时，被转到了市第四十中学，因为这个学校有一个在全市颇有名气的文艺队。

小张平转到四十中后，除上课外，就在文艺队任小提琴手，几乎每一次演奏都获得好评，还得过奖。但过不久，也就是本文开头说的那次演出之后，他几次演奏，都有人摇头，说“不理想”，甚至连他演奏拿手曲子《新疆之春》等，也有这种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啥琴声乱了

对张平的琴声为啥突然有人摇头？是他技术突然退步了吗？不，技术这东西，是不能在一个晚上一下子学到手的，同时也不可能在一个早晨一下子丢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据内行人分析，是竞技状态不好，如生病、有情绪、有心事等，都能影响演奏效果。而张平则可能是有心事造成的。因为他拉这些曲子，如《新疆之春》、《云雀》等，都是歌颂